

MING ZUO JIA DE LUO MAN SHI



名作家的罗曼史

● 王 伟 车敦安 编

● 北岳文艺出版社

3.1

名作家的罗曼史

● 王 伟 车敦安 编

● 北岳文艺出版社

名作家的罗曼史

王 伟 车敦安 编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8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75 字数: 205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册

*

ISBN 7-5378-0404-4

I·381 定价: 4.00元

序

一

当我们阅读完一部感人泪下的爱情作品，在对作品中的爱情故事进行回味和理性思考时，我们往往会不自觉地联想到作品创作者自身的爱情。这是合理的联想，并非是轻佻的好奇或为窥视作家私生活以满足某种阴暗心理的表现。

我们知道一部文学作品所表现的内容，经常是作家自己生活经历直接的反映或间接的折射，或者是某种生活理想的表达。无论怎样高明的作家，无论他怎样超越自己，他的作品总要留下自己生活、思想和观点的影子。那末，在人类范围，只有作家才能成为文学与爱情两条直线的交点。

二

了解、认识作家的爱情生活，对我们来说无疑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爱情是人类最高尚的感情，同时也是每一个具有正常生理和心态的人必然追求的感情。什么是爱情？怎样获得爱情？怎样使爱情更美好？怎样处理好爱情与事业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是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必须作出正面回

答的。作家比一般人或大多数人，有更高的文化修养和思想修养，更具有全方位的审美意识和丰富的生活阅历，他们的爱情生活也更丰富多彩，他们是世界上对爱情问题思考最多的人。他们对爱情问题的回答，对我们去回答爱情问题，当然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特别是在我们发现了作家自己的爱情与他在作品中描写的爱情之间的差距时，我们就不会盲目地模仿文学人物，从而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痛苦甚至是悲剧。这是意义其一。

我有一位仅把文学作品当作消遣品的朋友，他告诉我，他在知道与不知道歌德那段爱情经历时，读《少年维特之烦恼》感受和收获大不一样。在知道之前，作品虽然引起了感情波动，但没有流泪；在知道之后，不仅一边读一边流泪，而且从中体会到了许多更真更深的东西。是的，如果我们不了解爱情使勃朗宁夫人得来了双腿，我们就不可能懂得勃朗宁夫人爱情诗中的血和泪。战争、死亡、爱情被人们称为文学的三大基本主题，这三大主题对于一位成功的或渴望成功的作家来说，他可以永远不写战争和死亡，但他不能不写爱情。当我们了解了作家的爱情，将会提高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会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和感受。这是意义其二。

如果我们比较注意报刊杂志上的征婚启事，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几乎每一个征婚者都说爱好文学。不排斥在这里面有一部分人，事实上并不爱好文学，只是为了某种投机。但这正反证了在广大青年中，爱好文学是一种普遍现象。文学青年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学习创作或正在准备学习创作，他们正期待着自己成为作家。当我们了解了作家的爱情生活，去阅读他们描写爱情的作品时，我们就能从中捉摸

体会出一些创作的诀窍，诸如生活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怎样提炼素材、怎样在作品中展现作家的个性，这比看教科书的说教会有更大的收获。这是意义其三。

在西方的几大批评流派中，结构主义批评强调“本文”，即研究文学应从作品本身出发，力拒作品外内容的涉入，作家自身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观念当然在排斥之列。这种方法，对于那些不讲究批评的科学性、把作品丢在一边、去牵强附会和简单类比的恶劣作风，有着极重要的匡正意义。但是，完全割断作品与作家的联系，孤立地研究作品，不能不是一种片面，实质上是自我取消了认识作品的一个途径。作家是母亲，作品是儿子。了解母亲，当然有利于认识儿子。爱情是作家生活的重要内容和闪光点。了解作家的生活经历，是提高文学批评科学性不可忽略的手段。

三

在几千年的中国社会里，封建主义象恶魔一样扼杀着人性，爱情遭到排斥和蔑视。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巨变的时代，一切陈腐的观念开始走向解体。首先觉醒了“人之子”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作家。他们渴望爱情，为获得爱情顽强地挣扎。他们的呼唤和努力终于给中国人带来了爱情的时代。

纵观二十世纪中国八十多年的历史，作家们经过了这样一个爱情历程：以鲁迅、胡适、郭沫若为代表的一代，他们是新旧交替时代的人物，既饱尝了旧时代的痛苦，又摄取了爱情的甜果，这甜果的获得是靠付出巨大代价的。他们曾遭

受包办婚姻即无爱的婚姻的折磨，鲁迅为母亲娶媳妇，胡适为孝娶妻子，他们没有理由、没有条件拒绝封建礼教赐给的苦果。当新时代到来之后，个性的意识又鼓舞着他们去做一个人，去追求一个人应该享受的爱情。心灵的搏斗虽然见不着血，但比流血更痛苦可怕。义勇者获得了新的幸福，懦弱只能抱恨终身。鲁迅、郭沫若走向了爱的天地，胡适只能在樊笼里细细品尝苦果。以庐隐、萧红、丁玲等为代表的第二代，他们尽管为了爱情，也付出了许多代价，但他们幸运的是没有经历无爱情的婚姻的折磨。他们走出家庭，有取得爱情的充分自由。但由于他们人生经验的缺乏、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以及环境的动荡，他们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也往往屡经挫折。以秦牧、柳青、刘绍棠为代表的第三代，由于时代的进步，他们自由幸福地摘取了爱情的果实。但谁也不会想到，历史的风暴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爱的分离、生活的艰难，温暖相连的心受到风雨的淋蚀。他们的爱情受到了锻打和淬火，这是经受了严峻考验的爱情。不老的才真正是美好的。风暴过后，这爱情的果子也更甜。以贾平凹、顾城为代表的第四代，在爱情上他们是最幸福的一代。他们全面享有自己的权力，而且也很少有外力带来的波折。虽然没有风雨的考验，但他们在平静的气氛中寻觅和选择。他们的爱情是美好的。这四代的划分，并非完全科学，只不过为了大体描述出八十多年来我国作家爱情生活总体发展变化的轨迹。

希望这本书能带给读者各自所需获得的东西。

编者敬志于合肥

1988年3月30日

目 录

序.....	编 者 (1)
鲁迅与朱安女士.....	张代敏 (1)
春风难逾礼教关	
——胡适的婚姻与爱情.....	李晚成 (6)
郭沫若与安娜.....	林 洛 (18)
万劫难忘的回忆.....	王映霞 (26)
记茅盾和孔德沚.....	金韵琴 (43)
徐志摩与陆小曼.....	高健行 (55)
老舍与胡絮青	
——在胡絮青家中作客后记.....	白 夜 (65)
怀念萧珊.....	巴 金 (74)
忆秋白.....	扬之华 (88)
不老的爱情	
——记丁玲和陈明.....	张水弘 (130)
萧红之死.....	郭 宛 (138)
闲话张恨水.....	董康成 (153)
张爱玲记.....	胡兰成 (188)

风雨三十年

——回忆我的丈夫胡风……………梅 志 (214)

钱钟书、杨绛印象……………邓国志 (232)

苦涩的回忆

——记柳青的妻子、助手马蕙…贺抒玉 (236)

漫长岁月 甘苦与共

——写写我的妻子……………碧 野 (247)

琴瑟共奏 鱼水和谐

——访著名作家秦牧、紫风夫妇 许可青 (254)

坚如磐石 韧如蒲苇

——刘绍棠与曾彩美的爱情故事 郑恩波 (259)

张贤亮贤亮宽容的“那一半”……………李恩清 (265)

贾平凹与他的模特儿……………刘建中 (272)

我们家庭中的文学与非文学 汪浙成 温小钰 (276)

送……………戴厚英 (286)

奇特的“艳遇”

——青年诗人顾城与谢烨的恋情 天 宝 (300)

鲁迅与朱安女士

张 代 敏

1906年，鲁迅26岁。这年6月鲁迅先生奉母命回国，与山阴朱安女士结婚。此后漫长的20年，先生便在“没有爱的悲哀”中生活。人说爱情是助力，可促人做出伟烈的事业，马克思和燕妮如此；然而无爱的生活，并不影响写出感人至深的作品，成为革命伟人，鲁迅就是如此。

鲁迅和朱安终于结了婚。当不知情的朋友问及时，鲁迅便简捷地答道：“母亲娶媳妇。”为了不拂逆母意，牺牲了自己；然而婚后第三日，他便出走，又到日本去了；来去匆匆，这不能不说是个无声的抗议。

自1906年6月赴日本到1909年6月回国，在日恰好三年，先生过着独身生活。“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失了爱的鲁迅，其痛苦是可以想见的。

鲁迅“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教学教员”，至1910年7月，才离开杭州回绍兴。这一年鲁迅与朱安，依然两地分居。至1912年2月，两年不足，人虽在一地，但一颗心在天之南，一颗心在地之北。文化素养之相异，使得两人毫无共同语言。1912年2月，鲁迅离开“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的绍兴，3月于南京临时政府教育

部任部员；4月中旬返故里，准备北上；5月初由绍兴启程，5日抵北京。自此离去，悠悠经年，直至1919年12月下旬，才将母亲与朱安接来北京，时先生已39岁，其间虽有时回乡，但不是省母，便是为其祝寿，与朱安不相关。

至此，算是又走在一起了，然而夫妇各住一屋，很少说话。唯一的联系是：晨，朱安来唤鲁迅起床，鲁迅轻轻应着：“噢。”午间，朱安一声招呼，鲁迅一声应诺；晚上，朱安复来房前：“门关不关？”回答是淡淡的。家是寂寞的，如古寺；人是孤独凄凉的，象僧人。生活如此枯燥无味，“精神胜于物质”的先生，能不苦痛？1924年7月先生往西安讲演，8月返京。1926年8月离北京去厦门，1927年1月至广州，10月抵上海。8日，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女士同居，从此结束了与朱安的“没有爱的悲哀”的婚姻生活。

朱安，亦有其悲哀。她家住绍兴城丁家弄，为鲁迅叔祖母玉田夫人同族。人极矮小，很有发育不全的样子。她面孔黝黑狭长，细脚裹得颇尖；性情温顺，与世无争；虽不认字，但却精明。“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生命对她怕是一种负担吧。

对难以了解的鲁迅，朱安始终是怀着情意的。那难堪的分居，那终年的无语，她都默默忍受了。在那个异常沉闷的时代，一个匍匐在礼教的重轭之下的旧式女子，是只有将鲁迅作为救星，将周家作为归宿的。因此，她也曾发过哀怨：

“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

这哀怨不单是膝下荒凉之叹，亦是她痛苦的心声，深深的宁静的院落，并不能锁住那“没有爱的悲哀”。有一次，

她对鲁迅的好友许寿裳说：

“我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娘娘（婆婆）怎样说，我怎样办，决不违背！……”

执泥之甚，“三从四德”毒害之深，形于言表。1947年6月28日（临终前一日），她神志尚清，对来访记者说：

“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婚姻史上，满是牺牲者的血痕。

1919年1月，鲁迅发表了关于爱情的意见，题曰：《随感录四十》。这是他对轻视人类的吃人礼教的攻击，亦是自身苦闷的吼声：

有一首诗，从一位不相识的少年寄来，却对于我有意义。——

爱 情

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

我年十九，父母给我讨老婆。于今数年，我们两个，也还和睦。可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

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诗的好歹，意思的深浅，姑且勿论；但我说，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

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

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

然而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却连续不断的进行。形式上的夫妇，既然都全不相关，少的另去姘人宿娼，老的再来买妻；麻痹了良心，各有妙法。……

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

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

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鸒便鸱鸒般叫。……

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我们要叫到旧帐勾销的时候。

旧帐如何勾销？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

鲁迅与朱安的无爱的婚姻，确实“也还和睦”。他们之间因无恨，便无争吵；因无爱，便无欢乐；只有“没有爱的悲哀”。鲁迅没有罪，朱安亦无罪；他对她没有“责备”，她对他亦无牢骚。鲁迅对许寿裳说：“这是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好供养她。”事实确如此。1932年6月5日，先生致台静农信说：“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以至头白……”鲁迅逝世后，朱安的“供养”，继而由许广平负责。鲁迅对得住朱安，他是一位有良知的人。朱

安自然亦无甚对不住鲁迅，她是一位极其贤良的女子。他们“这婚姻”，确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的。

许寿裳说“结婚系出于太夫人的主张”，委实不错。1906年，正当鲁迅准备“弃医从文”之时，却连连接得母亲的来信，催其回国结婚。鲁迅爱慈爱的母亲，母亲更爱长子鲁迅。丧夫后全家的困顿境遇，使得她在凄冷中挣扎，她希望儿子能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更盼望得些精神安慰。因而当听到谣言——爱子与一日本女子结了婚，带着妻、子在神田散步时，她慌急了。一位生于前清咸丰年间的人，时代使她难以放弃这婚姻的决定权，知识也使她很难知道“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鲁迅懂得母亲“看不见自己的儿子”的内心痛楚，了解其生活的寂寞。热爱母亲的那根细腻而柔和的弦，却弹出寒森森的时代悲音：

“母亲愿意有个人陪伴，就随她去吧！”“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鲁迅的文章是横眉冷对的，这除了时代的原因外，怕与他不幸的婚姻生活，也有些关系罢！？

春风难逾礼教关

——胡适的婚姻与爱情

李 晚 成

“五四”以后的中国，许多最早接受和传播新文化的人，在行为上都没有能完全摆脱封建礼教的羁绊。陈独秀为遂母意娶了高大众；鲁迅把与朱安女士的结合看成是母亲赐给自己的“一件礼物”等等。总之，这种二律背反的特殊混合绝不是几个人的命运悲剧，它恰恰是证明了新旧交替时期实践高于认识，行动难于思想的道理。

胡适是中国最早接受和传播新文化的先驱者之一，他在婚姻生活上，同样也跳不出封建礼教的窠臼，而这颗不幸的种子，早在十几岁时就播下了。胡适出身宦家，早年丧父，人品相貌、资质才气，都高人一等，上门求婚的人几乎踏破了门槛。对于胡适的身价，村子里曾有一个“值百金”的说法，意思是胡适若为女身，就可得到最高的聘金了。有一回，胡适随母亲冯太夫人去旌德县旺川村的姑婆家作客，恰巧一位吕姓的亲戚也来串门，不知怎的就把胡适看上了，认准这孩子将来要成他家的女婿。

这位女戚的夫家姓江，称得上是旌德县的巨族，膝下有一女，名叫江冬秀，年逾胡适一岁，按胡适家乡的俗谚“宁

可男长十岁，不可女大一年”来说，这是忌讳的。另外江冬秀肖虎，胡适属兔，旧法上也犯冲。为此，这门亲事就成了剃头担子一头热，女方要成，男方不依。闹腾到后来，女方请出了江冬秀的老师同时也是胡适的本家叔叔胡祥鉴前来说项。这人巧舌如簧，东三西四地扯了一大堆吉祥话，硬生生地把冯太夫人说得动了心。于是，按照当地的习俗，冯太夫人正儿八经地要来了江姑娘的生辰八字，请先生算过，结果出人意料地好。冯太夫人还不放心，又将江姑娘的八字与其他几个候选媳妇的八字一起放到竹升里，往灶司老爷座前供好，隔了好几天，见一切安稳，丝毫也没犯神的迹象，才虔诚地用竹筷从竹升内夹出一个写着姑娘八字的纸条，打开一看，仍是江姑娘。那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天从人愿，神仙撮合，儿子的婚事就这样定下了。

胡、江两家都是名门，婚姻关系上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程序上也严守规矩，一点儿也不马虎，什么开礼单、送聘礼，热热闹闹地惊动了不少人。可是身逢其事的胡适却还在热衷于砸铜、跑火马的游戏。他既于男女之事懵懂无知，当然更不会料到，从这一天起，他已经戴上了封建婚姻的枷锁。

不久，胡适的同父异母哥哥胡绍之从上海回绩溪上庄村探亲，根据冯太夫人的企望，返回时他带走了胡适。在沪期间，胡适先入澄衷学堂念书，后考入中国公学。从此，他开始了向新文化领地的探求，同时作为人性最生动的一面——情爱的灵性也开始蠢动了。有一次他看了出戏归来，戏中一对童男扮演的夫妻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倏地想起自己也聘定妻室，不知这待嫁的媳妇与戏中的小娘子哪一个更可

爱。想到这里，他提起笔来写了一首诗：“红炉银烛镂金床，玉手相携入洞房。细腻风流都写尽，可怜一对小鸳鸯。”

1910年夏天，胡适考取了第二次庚子赔款留学生，9月去了美国。在那里，他成了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信徒，然而在感情方式上，他却仍然沉湎在传统的积淀中，无论西方世界两性交往多么开放，他总觉得自己很孤独。在一首“蝴蝶”小诗中，他真切地表达了这种失落感：“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孤单什么呢？还不是生活中少了故乡情，骨肉情！1916年1月，胡适偶患小恙，躺在床上，倍受着清冷的凄苦，忽然邮差送来了江冬秀的信，尽管全部“不满八行字，全无要紧话”，却也叫胡适感动得打跌了。这一晚，胡适认真地整理了自己感情的线索，扪心自问：“我不认识她，她不认识我，我总常念她，这是为什么？”是情爱？为什么苦思中没有亲昵，庄重中没有爱抚？后来，随着阅历的增长，胡适终于越来越明显地感到：自己对江冬秀的感情，实质上是抱着对母亲尽孝的一种观念来施行的，它既是崇高，也是无偿的。

胡适五岁上死了父亲，一直和母亲相依为命，孤儿寡母的生涯使他对母亲的养育之恩从心底里感戴。再加上封建的以孝道为核心的伦理观念的熏陶，使他从感情和理念的两个方面都自觉地把母亲的意志看成是至高的。有一次，母亲听说胡适在美国另讨了老婆，写信给儿子，表达了不安的心情，胡适马上回信安慰母亲说：“儿对儿之婚事并无一毫怨望之意……儿若犹存怨望之心，则真成不识事势，不明人